

責任編輯: 張旭健

翠袖乾坤 文潔華

看了不少所謂「混合媒體」或多媒體的演出，還是數這在倫敦國家畫廊看的「蛻變」(2011)「最要緊」。

古今談 范舉

隋文帝的獨孤寵皇后是鮮卑貴族，她本身的背後也有一支龐大的政治人脈，包括幾個姐夫，如李淵的父親，宇文護及宇文泰，和父親宇文泰都是北周重臣。

偷窺天神

英國國家畫廊不惜重本，分別在八〇年代、二〇〇九及今年購進了提香(Titian)在十六世紀以「詩集」為題，以希臘神話為內容的三幅著名畫作。第一幅畫於一五五五年，寫狩獵女神戴安娜帶領仙女到森林一個溪水池塘邊休息，她們忽然想在溪水洗澡，衣服脫去，才發現其中一個仙子被朱比特誘姦成孕，戴安娜大怒要把這個名叫嘉麗絲桃的仙女驅逐。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開篇即引用《朱子語類》一六六《歷代類》三條的記述：「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關門失守之事以為異。」

以Mark Varian為例，他的創作便是從偷窺或看了不該看的事情著墨。現場裝置了一個重門深鎖的浴室，觀眾只能透過一扇百葉木門的縫隙望到在移動的身軀，還有一道視線的磨砂玻璃。但原來乾坤還在浴室木門的匙孔；我看見有觀眾跪在地上從匙洞窺看良久，我也跟從他的舉動，一看果然窺見豐滿如戴安娜的真實肉身一絲不掛，一個裸女在內裡潔身。轉身也太遲了，觀眾也等著她變成獸。

「曆」與「歷」

話說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英文初稿寫於一九七六年夏，原名為《一五八七，無關重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幾經波折，至一九八一年才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其後一紙風行，不知出了多少個中譯本，簡體版叫《萬曆十五年》。繁體版有《萬曆十五年》，也曾出現《萬曆十五年》。

只用了三個月，最長的用了四年，其中一個年號是「聖曆」。唐代有兩帝以「曆」字為年號。唐高宗李治在位十七年(七二二年至七二九年)，用得最長的年號為「大曆」，用了十四年；唐敬宗李湛十六歲登基，十八歲病逝，在位不足三年(八二四年至八二六年)，年號為「寶曆」。

憶鼓浪嶼中學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和我中學時代就一直憧憬的一位中學校友通上電郵。我已經三十多年不曾見過他，因為他們一家很早就搬遷到香港。在郵件裡，我先自我介紹說我曾和她弟弟亞明是中學同學。

鼓浪嶼是個小島，當時小島上面只有一萬多居民，理所當然也唯一一所中學。所有鼓浪嶼的孩子都在一個學校上課，彼此抬頭不見低頭兒。記得原始一點，有一種部落意識，說得時髦一點，有一種共同體意識。鼓浪嶼中學的獨特氣氛之一，是同學們沒有像別的地方那樣積極爭取加入共青團，也沒有把加入共青團看成是一件光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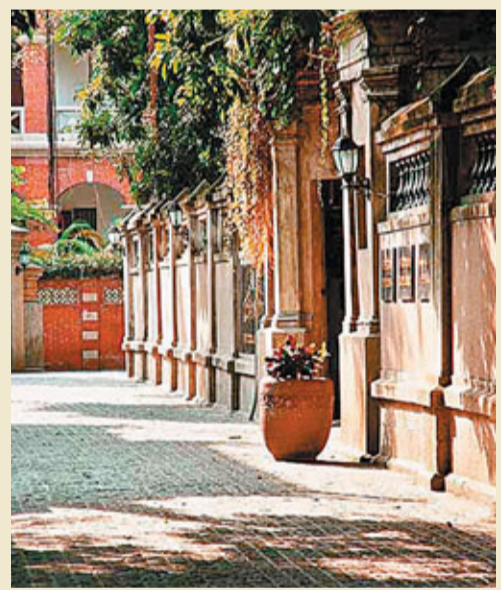
鼓浪嶼是個小島，當時小島上面只有一萬多居民，理所當然也唯一一所中學。所有鼓浪嶼的孩子都在一個學校上課，彼此抬頭不見低頭兒。記得原始一點，有一種部落意識，說得時髦一點，有一種共同體意識。鼓浪嶼中學的獨特氣氛之一，是同學們沒有像別的地方那樣積極爭取加入共青團，也沒有把加入共青團看成是一件光榮的事。

預備隊員必須進行篩選才能成為正式隊員，不過在篩選前有兩個月的練習時間。我們這些預備隊員每天下課後都爭着搶乒乓球桌，巴不得天天佔為己有。可是學校的乒乓球桌只有兩個，經常輪不到我們練習，乒乓球室就關門了。有一天，體育老師吩咐我們說：「再不抓緊練習，時間就沒有了。你們班的預備隊員這兩天就到亞明同學家練習，我已經和他家講好了。」

當時我們班有三個預備隊員，兩個男生，女生就我一個人，我們一起去亞明同學家練球。亞明同學家坐落在鼓浪嶼中學附近一條陡坡的半腰處，是一棟典型的別墅型洋樓，紅磚為基調，點綴白大理石，一樓和二樓面向大街都有一個羅馬式的連拱廊，拜占庭式的弧形拱頂下，鑲嵌着可愛的瓶狀形欄杆裝飾。從遠處望過去，就像牆下擺着一排鏤空的蕾絲，隱隱約約地藏在幾棵古老茂盛的龍眼樹中，在我還是十幾歲的少女心中，那一天有一種灰姑娘進「白馬王子」宮殿的感覺，這一羅曼蒂克的畫面好長一段日子在我的腦海總是揮之不去。

兩個星期以後，我們進入篩選正式隊員的考試。體育老師讓亞明同學負責考我們，讓他與我們每一預備隊員打一局，由他說及格或者不及格。也許是我太緊張，也許是上帝不讓我走體育這條路，亞明同學打過來的第一個球，是旋轉，我一接，那個神奇的球，一碰到我的球拍，竟然彈出一個離譜的弧線飛走了。只見亞明同學俏俏的嘴角驕傲地一抿，強忍住沒有笑出來。這第一個球，幾乎就決定了我的結局，不用說，我落榜了。非常遺憾，從此我離開了乒乓球隊，但是他的那副很酷的強忍不笑的表情至今還歷歷在目。

我家那時住在鼓浪嶼廈門大學宿舍，是鼓浪嶼萬國租界時代的日本領事館，雖然也比較寬敞，但我們的傢具全部是廈門大學發的，是沒有上漆的粗糙的原木傢具，和亞明家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了。回家後我不禁對妹妹說：「我們班那個亞明家居然有一個乒乓球桌呀！咱家什麼時候也能有一個乒乓球桌該多麼好啊！」那時候，中國其他地方不要說乒乓球桌，首先居民的住房，容得下乒乓球桌面積的幾乎沒有吧。



鼓浪嶼的流年光影。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iddle section, including the name '李家輝'.

我是一個戲迷，看著每一本戲劇書籍的誕生，因為它們都盛載着香港戲劇工作者的心血和經驗的記錄和保存下來，更加為以後從事戲劇工作的人提供參考和借鏡之用。雖知道每一個製作其實都是數人至數十人的心血結晶，大家在努力多月後將製作擺上舞台，但落幕後一切都彷彿已經完結，再也觸摸不到。事實上，一個創作真的就此此完結了嗎？它應該這樣消磨雲散嗎？除了回憶之外，它是否應該有些東西留下來呢？所以，將一齣戲從零至落的種種經驗記錄下來是一件非常有有意義且重要的事情。它可以是創作人的心聲、執行者的怨言、劇評人的批評、觀眾的支持、執事或者，整本書籍可以以是學者根據劇場某種現象或形態而寫成的學術論文、記錄全年演出節目表的史料、結集報章上的劇評……只要是將香港劇場如實報道、記錄、刻劃或討論，所有戲劇書籍都能有助推動香港劇場。

戲劇書籍的重要

同窗文化在這半年內出版了三本書籍：《一號排練室》(第一輯)、《第二輯》和《事筆宜詞》。首兩本是香港演藝學院班在演藝事業上有成的畢業生合寫的文集，後者則是填詞人岑偉宗將其填詞經驗輯錄成文的作品，從中可以窺探香港音樂劇場的部分面貌和發展情況。

香港一此演藝文化機構在這十多年來出版了不少戲劇書籍，如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先後編印了數十本不同類型和主題的戲劇研究書刊、香港戲劇工程的戲劇口述歷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出版項目、香港戲劇協會出版的《劇壇點點錄》、紅寶文化傳播的《KING OF 戲劇藝術系列》、還有各劇團自行將其個別劇目的創作寫成而成的刊物，都是令到香港本土戲劇書籍豐富起來的貢獻者。

我最近對乒乓球有濃厚的興趣，會打幾個推擋球之類的，就斗膽去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當然，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的人數遠遠多於隊名額，體育老師就根據大家的打球水平，把我們分成正式隊員，和預備隊員。亞明當然是正式隊員，還是隊長，我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預備隊員。

香港有潮汕人約一百二十萬，佔香港居民六分之一左右。在海外各國和台灣地區，也有潮籍華人華僑約一千萬，散布全國各地又有約一千萬。即是廣義的潮州人有逾三千萬之眾。特別是香港的潮州人，與內地以及海外華僑有廣泛的聯繫，其影響力不可低估。

歲月不饒人

潮州其範圍只是廣東的一小部分，即包括汕頭、潮州、揭陽三個市，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佔全省二十一個市的七分之一。但是潮州人在海外和港澳地區，卻與廣府人、福建人、江浙人、客家人齊名。

我也在近兩個世紀，赴北京逾百次，大部分是前往開會。特別是在回歸前參加香港特區成立籌委會及其前身預備委員會，赴京密度特高。在回歸之日前夕，我要赴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聘書，又要趕回香港參加翌日早上特區成立典禮。奔波之極，比這一次尤甚。但那一千方年過古稀(古稀是古人稱謂，我稱之為剛達老年之前的「大年」)，現在已經八十有六，已被不能與矣。在北京的兩天，是生平活動最疲倦的一次。不料再轉去青島訪問，更累，真是歲月不饒人也！

生活絲

吳康民 參加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訪問團訪北京。兩天半的時間，進行了八場會見，其「密度」可知。除了與一場是與北京潮人聯誼會的鄉親相聚之外，其餘七場都是有關領導人會見，包括協主席賈慶林和港澳辦副主任王光亞。這表示中央領導人對香港潮州人的重視，也說明香港潮籍人士的影響力。

所以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辦、文化部、人大、政協的僑委等領導人都相繼會見，以表鼓勵和重視之意。但是，在北京跑多幾個衙門，殊不容易。最要命的是交通阻滯。北京是堵車名城，素有「首堵」之稱。每去一處，車子來回，動輒兩三小時。加上會見、照相留念，起碼又一個多小時。如果加會見，又是個把小時。一天三四場，其累可知。年富力強的當然不當一回事，但我這位耄耋老人，實在頗為吃不消也。